

因經常出鏡,有朋友勸我染髮,說那樣顯得年輕。我說,皮都松了,染了未必有用。

另一個朋友聽說後馬上來勸我,千萬別染髮,否則痛苦不堪。問其緣由,他以親身經歷告訴我,染了就要永遠染。幾天不染,寸發高升,根部一層白茬,黑髮騰雲駕霧一般,不像頭髮了,倒像一頂帽子,難看之極。

我小時候頭髮濃黑,聽老人講,貴人不頂重發,心裏還曾感覺怪怪的。父親頭髮不多,屬“過橋式”;我的頭髮隨了母親,可早白不隨,母親在我現在這個年齡時頭髮還不算太白。

在頭髮這個問題上,上天是公平的,濃密硬發早白,稀疏軟發早脫,很少見老人有一頭又黑又硬的頭髮。康熙皇帝晚年頭髮也白,大臣們拍馬屁,弄了些中藥丸子讓他吃。康熙就問:“這

是什么藥?”大臣說:“這叫烏髮丸,皇上吃了不白髮。”

康熙的回答被載入史冊:“你們見過歷史上有幾個白髮皇帝,朕若須髮皓然,豈不成千古美談?”

說康熙是一個偉大的皇帝,從這等小事就可以看出一二。辯證地看別人的生易,辯證地看自己的人生難。我去理髮,常被理髮師規勸:“染染髮吧!”我開玩笑說:“我還指望這一頭白髮蒙事兒呢!”理髮師遂說:“那就染成全白的,包您滿意。”(馬未都)

## 染發 (外一篇)

### 沒想到

齊白石曾刻一印:“一切畫會無緣加入。”孰料,後來他當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。他對人說,這是他沒想到的。

夏衍得知齊白石喜歡嶄新的鈔票,就拿新鈔去齊白石家買畫,果然如願。齊白石對人說,沒想到夏衍也知他癖好。

1956年,齊白石在“授予齊白石世界和平理事會國際和平獎金儀式”上致答詞(郁風代讀)稱:“晚年方知吾之所求,乃和平也。”這個獎,是齊白石沒想到的。

是的,艾青說過:“蠶在吐絲的時候,沒想到會吐出一條絲綢之路。”(朱谷忠)



## 我不敢閱讀她的小說

這個下午,我完成了手頭的長篇小說,立即開始構思下一部。工作狂,金牛座,悶不下來,命苦。

第三部長篇小說,我想寫寫我的父親。

寫作這麼多年,從雜文到小說,我一直想寫他的故事,然而提筆竟是這麼無力和無能。理由非常簡單,對父親的故事,我知道得不多。或者應該說,我知道得非常少。

我祖父是獨生子,我父親也是獨生子,我母親那邊有許多長輩親戚,但我父親這邊,半個不剩。我茫然無頭緒,難以找到足夠的素材。我父親是個寡言少語的男人,唯在喝得半醉的時候會多談幾句舊事,但來回來去都是零碎的述說:16歲喪父,17歲喪母,之後做記者、做編輯。曾經有相士鐵口直斷,他只有63歲陽壽,所以他在62歲那年把手里的積蓄花光,而如今他已經82歲。我心疼的是,他生了一個寫了上百萬字文章的兒子,卻未能讓兒子完整地、有頭有尾地用筆記下他走過的人生道路。對像我這樣篤信文字力量的人來說,他是個沒有故事的人。對此,我無法接受。

最近半年有新進展:我父親開始用WhatsApp了。我跟他在手機屏幕上溝通、問候,雖然是非常簡單地閒話家常,彼此的關係卻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。譬如說,有一回因為雇人修理電腦之事,他擺了烏龍,我不太高興,發信息對他說:“你這麼做很不好,讓我很為難。我明明說過別這麼做,為何你仍要如此?”信息傳出之後,我心裏不安,覺得說得太重。豈料,半小時後,手機傳來他的回應:“對不起,以後不會了。”

這一刻,我幾乎流淚。因為在這一刻,彷彿我才是嚴苛的父親,而他是受責的兒子。

或許我將來真會寫出



## 人生3個“關鍵點”別犯錯

人的一生,不可能不犯錯誤。但是,有些錯誤,在以後會有去改正的時間;有些錯誤,就沒有改正的機會,留下的只有深深的痛悔。比如,下面的三個關鍵點上,就一定要做好、走正,不能出錯。

### 1.失意時勿失信心

失意時,不要一蹶不振,更不要結交不好的朋友。

有位網友,辭掉政府部門的金飯碗,自己做生意。剛開始很平順,做着做着,目標高了,野心大了,結果因生意擴張過度,資金鏈斷裂,企業倒閉了。

從雲端到低谷,沉重的挫敗感壓得他透不過氣來,搶地呼天,意志消沉。這個時候,那些酒肉朋友,天天邀他喝酒、打牌,借此消愁,結果越陷越深,掉到了賭博這個泥坑。半年下來,輸掉了房子,還借了不少高利貸。

人在困境的時候,別把信心全丟了。丢了信心,就失去了目標,茫然失措的時候,若有損友拉你入泥流,那就很容易陷進去。

事業會出現困境,人生也會有困境,但信念

決不可出現困境。

越是逆境,越要警惕自己,越要給自己鼓舞斗志。

### 2.得意時不可忘形

得意時不可忘形,否則失意馬上就到。要謙記,謙虛、謹慎,小心沒大錯。

特洛伊木馬講的是:希臘聯軍圍困特洛伊城,久攻不下,於是假裝撤退,留下一具巨大的中空木馬,里面藏滿了希臘士兵。特洛伊守軍不知是計,把木馬作為戰利品,運進城中,歌舞狂歡,飲酒慶賀。夜深人靜之後,希臘士兵從木馬腹中悄悄出來,打開城門,里應外合,攻下了特洛伊城。這就是著名“木馬屠城記”。

得意忘形,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,新聞上、現實中都有。奮鬥了半輩子的人,成名成家,碩果累積,卻曝出私生活上的問題,一下子就不可收拾,將所有的光環都染黑了。原因只有一個,就是得意忘形。

人活着,處在哪個位置,身上有多少光環,都要頭腦清醒,能夠明白:作為個體,在這個世

## 淡季還開着店門的人

您去過旅遊淡季的海島嗎?

絕大多數露天經營的店面都關了。老闆們如候鳥一般去往他處,經營另一季生意或休息,等旺季重新到來。陽光不那麼明媚時,海面籠罩着一層鐵灰色,風大,雨多,不至於寒冷,但頗為陰鬱。

這種時候,鎮上居然還有開着的店,就真是稀罕了。這位老闆開的是最普通的吃食店。午飯點兒去,菜單只有一張紙,兩面。一面寫了沙拉,一面寫了肉類的拼盤——後來我發現,晚飯點兒去,也是這麼



一張菜單。老闆遞給我們菜單時,先告訴我們:“甜品沒有,冬天不提供甜品。”他溫和地讓我們去一個曬得到陽光(如果陽光能破雲而出的話)的座位就座,遞來飲用水,微鞠一躬離去。

我要了調味沙拉和烤肉。味道意外地好:沙拉爽脆,調味適口;烤肉火候恰好,軟硬適度。老闆頗為調味汁感到自豪,因為是自己調的——沒有旅遊勝地味兒。

所謂旅遊勝地味兒,大概就是:色彩斑斕的果味、輕盈明麗的甜味,讓人想拍照發到社交網絡,覺得很適合跟朋友吹噓,適合搭配香檳

和雞尾酒。而這家則老實得多,煙火氣得多。老闆也沒很殷懃地在桌邊轉,自己坐在店堂門口,看鐵灰色的大海。我跟同行的朋友開玩笑說,這就是淡季味兒——懶得討好客人的老闆。

結賬的時候,看着低廉不對勁的價格,我問老闆:“冬天掙錢嗎?”老闆搖頭。“那幹嗎還開着呢?”老闆說:“因為鎮上的人也要吃飯呀!總不能讓他們沒飯吃。”

隔了三天,第二次去時,老闆看看我,認出來了,招呼我落座,還是在有陽光的位置(這天的確有陽光)。點完單後,他打開

音樂,還給我端來一份酸奶。在我吃完抬手要結賬時,他點點頭,出去晃了一圈。回來時,手上端着一個小樹樁蛋糕。我問他從哪兒買的。他是從鎮上冬天僅有的一家甜品店里買來的——那是一家開于1912年的甜品店,從沒在冬季關過門。老闆說,很抱歉店里沒甜品,所以買一個作為禮物。我謝了他,夸他很大氣。老闆笑着說:“淡季還開着店門的人,都是這個樣子,就想交個朋友。不是為了跟人交朋友,直接回家睡一個冬天多好!”

(文 張佳瑋,圖 王娓)

投資和消費似乎是涇渭分明的:要么是投資,要么是消費。有人也許會問,它們之間的區別真的有這麼明顯嗎?

我們每天吃飯,是投資還是消費?吃飯當然是消費,但是,不吃飯我們還能工作嗎?為了能工作,我們每天吃的飯就是投資。

度假旅行,是投資還是消費?一般人會說,這當然是消費。但我們也可以把它看作投資,這是對記憶力的投資。將來我們老了、走不動了,只能坐在安樂椅上了,但這時我們還能回味昔日的美好時光。那麼,年輕時的旅行,就是為年老時的回憶所做的投資。

可見,投資和消費之間並沒有絕對的區別。

歐文·費雪在他的《利息理論》里面有一句名言:“投資是時間維度上的平衡消費。”

投資其實就是消費,投資只不過是在時間維度上的平衡消費。這句話非常精彩,一下子就將投資和消費之間的界限打通了。它們是一回事,只不過是人們為了追求最大的收益,在時間上做的一個平衡而已。

今天的年輕人有很多時間,今朝有酒今朝醉,把所有時間都用來玩。玩是可以的。連續玩一個星期、一個月、一個季度,都是可以的,但是如果一直這麼玩下去,將來的日子可能就不好過了。

反過來,他們今天吃些苦,多花一點時間來學習,將來的日子會更好過,這是一種平衡消費的觀點。要知道,我們每個人追求的,不

## 投資是時間上的平衡消費

是今天的消費最大化,也不是明天的消費最大化,我們要追求的是終生每一個時間點的收入之和最大化。

這也讓我想起阿爾奇安在他的教科書里提過的一個有趣的問題。我們都知道,要是連餓三天才吃一頓飯,那頓飯會非常香。但是,我們每個人,為什麼不會為了追求那種特別美味的感覺,連餓自己三天才吃一頓,而是每天都吃三頓飯呢?

答案在於,我們追求的不是一剎那的最大幸福,我們追求的是幸福總量的最大化。我們每天都吃三頓飯,這樣會使得幸福總量最大化。

人們追求收入總和的最大化,而不是某個瞬間的收入最大化,這個原理能解釋生活中的很多現象。

比如,人們選擇抽煙還是不抽煙、健身還是不健身,這兩個問題的正確答案,其實都因人而異。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處境下有不同的選擇。

過去人們的生活普遍貧賤,人均壽命比較短,及時行樂就顯得比較重要,所以抽煙的人特別多。今天人們可以選擇的娛樂活動比以前多得多,對壽命的預期也大大提高,這時人們的生活觀就會發生變化,今天節制一點,未來就會有更大的享受,吸煙的人數就大大下降了。

節制飲食、運動健身,這些決定其實都跟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有關。人們追求的是收入總和的最大化,而不是一瞬間享受的最大化。

同樣的道理,有的醫生就說,如果他的病人超過80歲,他就不會讓他們過于節制飲食,因為享受當下的快樂也是挺重要的。(摘自《薛兆豐經濟學講義》)

是一輩子的錯,是毀人的錯;也可能是不可彌補的錯,不可救藥的錯。

